

凡夫俗子岂能洞悉众神的旨意

PRIVATE 伦敦杀手 GAMES

[美] 詹姆斯·帕特森 马克·沙利文 / 著
张兵一 / 译



PRIVATE
GAMES

伦敦杀手

〔美〕詹姆斯·帕特森 马克·沙利文 / 著
张兵一 /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Private Games by James Patterson

Copyright © by James Patterson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New York, New York, US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12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小布朗公司授权重庆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本书的任何内容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转载。

版贸核渝字(2012)第 059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伦敦杀手 / (美) 帕特森著; 张兵一译.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4.2
ISBN 978-7-229-07240-7



伦敦杀手

LUNDUN SHASHOU

[美]詹姆斯·帕特森 马克·沙利文 著 张兵一 译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陈渝生

责任校对: 郑小石

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王芳甜



重庆出版集团
重 庆 出 版 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自贡兴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10mm×1 000mm 1/16 印张: 20.25 字数: 321 千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2014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7240-7

定价: 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中的人物和事件均为作者虚构,如与在世或过世的真人相似,则纯属巧合,并非有意为之。

谨以此书献给追寻奥运之梦的康纳和布里德吉尔。
——马克·沙利文

凡夫俗子岂能洞悉众神的旨意。

——古希腊抒情诗人品达罗斯

那一刻，这位愤怒的奥林匹克选手……在雷电交加中变得手足无措。

——古希腊戏剧作家、诗人阿里斯托芬

鸣 谢

我们要感谢伦敦奥组委的杰基·布洛克-多伊尔、内尔·沃尔克和贾森·基恩,他们不仅对这本书的写作抱以真诚和理解的态度,并且给予了我们热情而周到的帮助;参观奥林匹克公园建筑工地使我们获得了丰富的知识。阿兰·亚伯拉罕森不仅是一位奥林匹克专家,还是3wiresports.com网站的经营者,而这个网站是全世界了解奥林匹克运动和奥运文化首屈一指的网站。没有他的帮助,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本书。我们还要特别感谢《太阳报》体育记者维基·欧菲斯,是他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知识、幽默故事和闲言碎语。我们对大英博物馆、埃尔德维奇一号酒店以及伦敦41旅店同样表示感激,感谢他们为我们提出了诸多建议,为故事中发生在奥林匹克场馆之外的许多情节找到了合适的场景。说到底,这是一个崇尚希望和奥林匹克理想的虚构故事,因此也请读者们慷慨地赐予我们一定的权利,容忍我们对即将出现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大舞台上的各种比赛项目、场馆和人物赋予了我们想象出来的故事和戏剧化的描述。

序 幕

2012年7月25日,星期三,晚上11点25分

在这个地球上,确实有超人——超级男人和超级女人。

对此我深信不疑,你不要以为我信口雌黄。我有证据:耶稣基督就是一个精神上的超人,马丁·路德金和圣雄甘地也是超人;尤利乌斯·恺撒是超人,成吉思汗、托马斯·杰弗逊、亚伯拉罕·林肯都是超人,甚至连阿道夫·希特勒也算是一个超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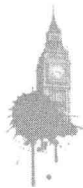
想一想那些著名的科学家——亚里士多德、伽利略、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J. 罗伯特·奥本海默,再看一看那些伟大的艺术家——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文森特·梵高。梵高是我的最爱,他之所以变得疯狂正是因为他超人的品质。此外,千万不要忘记了那些体育超人——吉姆·索普、芭比·迪得瑞克森·扎哈里亚斯,以及杰西·欧文斯、拉瑞萨·拉提尼娜,还有穆罕默德·阿里、麦克·施皮茨和杰西·乔伊娜—柯西。

我虽不才,却也自视为超人一族。不信你就继续读下去,你很快就会看到我所言不虚。

一言以蔽之,像我这样的人都是天生要成就大事之人。我们不逃避艰苦的磨难,追求征服的快感,决心打破人世间的任何极限,获得精神上、政治上、艺术上、科学上和肉体上的成功;我们在毫无胜算的困境中拨乱反正;我们甘愿为成就伟业而受尽煎熬,以殉道者的狂热义无反顾地奋斗着、无休止地准备着。在我看来,这正是历代人类中最独一无二的超人品质。

此时此刻,我正站在丹顿·马歇尔爵士的花园里。这个人正是这个世界上最娘娘腔、最堕落的老混蛋之一,但是我要坦白地告诉你,我现在心头所感觉到的正是超人才会拥有的独一无二的品质。

看看我面前的这个人吧:他背对着我,双膝跪在地上,我手中的弯刀正横在他的脖子上。



他为什么浑身颤抖不已，就好像脑袋刚刚被一块石头砸中？你能闻到空气中的那种气味吗？那种恐惧的气味？就像炸弹爆炸后笼罩着他躯体的硝烟的气味。

“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他哽咽着问道。

“你把我惹火了，魔鬼。”我呵斥道，感到一股由来已久的怒火直冲头顶，充斥着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你助纣为虐，毁了这个运动，使它成为人类的笑柄，使它美好的本质遭受到了世人的唾弃。”

“什么？”他大声叫道，满脸困惑的表情，“你说的到底是什么啊？”

我只用了三句话提出我的证据，而他脖子上的皮肤却立刻变得铁青，脑门上青筋毕露，像一根根垂死的蠕虫令人恶心地跳动着。

“不、不！”他结结巴巴地争辩说，“这……这不是事实。你不能杀了我。难道你疯了吗？”

“疯了？你说我疯了吗？”我问道，“我可没有疯。据我所知，我正是这个世界上最有理智的一个人。”

“求求你。”他接着道，禁不住泪流满面，“饶了我吧。圣诞前夜我就要结婚了。”

我得意地哈哈大笑，那笑声像镗水一样腐蚀着他的心灵。“丹顿，你要知道，在我的另一个生命中，我曾经亲口吃掉了我自己的孩子！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我和我的姐妹们是不可能饶恕你的。”

困惑和恐惧已经彻底摧毁了他的意志。我抬起头仰望星空，再次感觉到头脑中愤怒的风暴，也再次深切地感受到自己超凡脱俗的能力，赋予我这种超人能力的正是数千年前就已经存在的伟大的力量。

“为了真正的奥林匹亚人。”我发誓道，“这个牺牲品标志着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开始走向灭亡。”

说完，我把老混蛋的头一把向后拽，使他仰起头、身体向前拱起。

不等他发出一丝哀号，我已经奋力挥手一刀，将他的脖子割断，使他身首分离。



第一部 复仇女神

第一章

2012年7月26日,星期四,上午9点24分

这是伦敦异常炎热的一天。彼得·奈特正沿着切舍姆街向北跑去,汗水浸透了身上的衬衣和夹克衫。他刚刚经过国宾酒店,又绕过了一个街角,接着继续向位于贝尔格莱维亚区中心的莱伊尔·马房路一路狂奔。一些世界上最昂贵的地产就位于这个中心区里。

一到马房路,奈特心中就开始不停地呼喊:千万别是真的,亲爱的上帝啊,这事千万不能是真的啊!

紧接着,他就远远地看到了一帮新闻记者的身影。在一幢乳白色的乔治亚王朝时代艺术风格的联排别墅前,伦敦警察厅已经拉起了一条黄色隔离带,封锁了整条街道,记者们都挤在隔离带前。奈特沮丧地停下了脚步,感觉到胃里一阵翻腾,早餐刚刚吃进肚里的鸡蛋和咸肉就要吐出来了。

这件事,他可怎么去向阿曼达说呀?

奈特还没有镇定下来,胃部的不适也还没有平复,他的手机却突然响了起来。他一把从口袋里抓出手机,连来电的人是谁也没有看一眼。

“我是奈特。”他气喘吁吁地说道,“是你吗,杰克?”

“不对,彼得,我是南希。”她带着爱尔兰土腔回答说,“伊莎贝尔病了。”

“你说什么?”他嘟囔道,“不可能啊,一小时前我离开家的时候她还是好好的。”

“她已经发烧了。”他的全职保姆坚持说道,“我刚刚给她量过体温。”

“有多高?”

“38摄氏度。她还说胃不舒服。”

“那么卢克呢?”



“他还好。”她说，“不过……”

“给他们俩都洗一个冷水澡，如果伊莎贝尔的体温继续上升到39摄氏度，就马上给我打电话。”奈特吩咐道。他啪地一声关上手机，把已经涌到嗓子眼的胃液使劲咽下肚里。

奈特身材瘦长，身高1.83米，长着一头浅棕色的头发和一张颇有吸引力的脸。他原来是位于老贝利街的英国中央刑事法庭的特别调查员，但是为了获得双倍的工资和更好的声誉，两年前他加入了国际私人侦探公司的伦敦分公司。国际私人侦探公司又被人们称做“21世纪的平克顿侦探社”，旗下拥有众多一流的法医、科学家、安保专家和像奈特一样的调查员，在世界每一个大都市都设有分公司。

他在心中告诫自己：不能把两件事情搅在一起，要像个专业人士。但是，这件事情就像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样压在他的背上，他的神经已经快到崩溃的边缘。在过去的一周里，他的老板丹·卡特和4名同事在北海上空发生的空难中罹难，事件还在调查之中。奈特已经承受了工作和私人生活上的双重损失和巨大悲伤，现在又一个噩耗袭来，他还能扛得住吗？

奈特强迫自己把这个问题和女儿生病的事情都放到一边，忍着酷暑天的闷热急忙向隔离带走去，并小心翼翼地同舰队街的那帮人保持着距离。这时，他看见了苏格兰场也就是伦敦警察厅的比利·卡斯帕警督，他们俩已经认识15年了。

于是，他径直向这位脸上长满麻子、表情木讷的警督走去。卡斯帕一看到奈特就皱起了眉头，冷冷地对他说：“彼得，这里没有你们国际私人侦探公司的事情。”

“如果是丹顿·马歇尔爵士死在那所房子里，那么它就是国际私人侦探公司的事情，也就是我的事情。”奈特反驳说，“比利，这件事还同我个人密切相关。是丹顿爵士出事了吗？”

卡斯帕不置可否。

“是还是不是？”奈特逼问道。

警督点了点头，但是很显然他并不情愿告诉他，然后立刻带着颇为怀疑的口气问道：“你和国际私人侦探公司怎么会牵扯到这件事情里来？”



奈特默默无语地站在那儿，丹顿爵士死亡的消息被确认使他感到犹如五雷轰顶，他禁不住再次想到了那个棘手的问题——他该如何把这个消息告诉阿曼达。过了一会儿，他绝望地摇摇头，回答说：“伦敦奥组委是国际私人侦探公司的客户，因此丹顿爵士本人就成为了我们的客户。”

“那么你个人呢？”卡斯帕问道，“这同你个人有什么关系？你是他的朋友还是别的什么关系？”

“比朋友关系更近。他同我的母亲订婚了。”

卡斯帕始终愤懑的表情立刻舒缓了许多，他扭动几下嘴唇说：“让我想想办法看能不能让你进去。等会儿伊莱恩知道了，她肯定会跟你没完的。”

“伊莱恩负责这个案子？”他问道，恨不得往自己头上狠狠地打一拳，“你可别吓唬我。”

“千真万确，彼得。”卡斯帕回答，“你小子，走霉运吧。”

伊莱恩·波特斯菲尔德警司是伦敦警察厅最优秀的侦探之一，从警20年来业绩显赫，是个无所不知而又最不好惹的女人。过去两年中，她侦破的凶杀案的数量远远超过苏格兰场的其他警司，她也是奈特所知道的唯一一个对他公开表示蔑视的人。

这位40岁的警司依然风韵不减当年，但是在奈特心目中，她那一对又大又圆的眼睛、长着鹰钩鼻子的脸和披在双肩上的银色头发，始终就像一头凶恶的俄罗斯狼犬。当他走进丹顿·马歇尔爵士的厨房时，波特斯菲尔德犀利的目光沿着尖利的鹰钩鼻子逼视着他，仿佛随时都可能把他生吞活剥。

“彼得。”她冷冷地打了个招呼。

“伊莱恩。”奈特回答。

“我可没有同意过你进入犯罪现场。”

“是的，我知道。”奈特一边回答，一边极力控制住内心里突然涌起的激动情绪。每次见到波特斯菲尔德，总是让他情绪激动。“不过，你和我都已经进来了，你能告诉我一些情况吗？”

这位苏格兰场警司并没有立刻搭理他，过了一会儿她终于说道：“一



个小时之前，女佣在花园里发现了她，准确地说是发现了她的残体。”

丹顿爵士是一个博学而风趣的男人，过去两年来从认识他到敬佩他的种种往事一幕幕在奈特的脑海中闪过。他感到自己的两腿发软，不得不伸出戴着乙烯手套的手扶住厨房的吧台。他痛苦地问道：“你刚才说是他的‘残体’？”

波特斯菲尔德神情严峻地用手指了指厨房的落地玻璃门。

奈特很不想走进厨房外的花园里去，他想把自己两周前最后一次见到丹顿爵士的模样保留在心目中——满头令人惊叹的白发、精心呵护的粉红色皮肤，以及他那从容而极富感染力的笑声。

“你不愿去看，我能够理解。”波特斯菲尔德对他说道，“卡斯帕警督已经告诉了我，说你母亲同丹顿爵士已经订婚了。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今年元旦节。”奈特回答。他一边控制住哽咽的喉咙一边向玻璃门走去，痛苦地继续道，“他们俩本来准备在今年的圣诞夜结婚的，结果又是一场悲剧。这就是我的生活，是吗？”

波特斯菲尔德的脸开始扭曲，流露出既痛苦又愤怒的神情。当奈特从她身边走过、跨出玻璃门走进花园的时候，她默默地低下了头，两眼死死地盯着厨房的地板。

室外的温度已经变得越来越高，花园里的空气呆滞而沉闷，充斥着死亡和血腥的气息。在花园中的石板平台上，丹顿爵士体内的5 000毫升血液已经全部洒在了地上，在他无头的躯体旁凝结成一大片乌黑的血块。

“验尸官认为，凶器是一种长弯刀，刀刃呈锯齿状。”波特斯菲尔德说。

奈特再次强压下呕吐的冲动，集中注意力把整个犯罪现场仔细地查看了一遍，并把看到的所有细节一一储存在大脑里，就好像是存放一张张照片而不是眼前血淋淋的现实。他很清楚，要完成眼下如此血腥的工作，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情感上与受害人保持一定的距离。

波特斯菲尔德告诉他：“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凶手曾经打开过花园里浇花的水龙头，用水把部分血液冲回到了尸体旁。我估计，他的目的是冲刷掉石板上的脚印和其他痕迹。”

奈特点点头表示同意。他鼓起勇气把目光延伸到尸体后面的花园深处，然后从花坛旁收集证据的几位法医专家身边走过，直到看见花园后墙



旁的另一个犯罪现场，一名刑侦摄影师正在那里拍摄照片。

奈特从离尸体几尺之外绕过去，站在那里终于看清楚了摄影师正在拍摄的是什么。那是一尊古希腊人的雕像，是丹顿爵士最有价值的收藏品之一——一尊一手托着法典、一手握着利剑的雅典议员的无头石灰岩雕像。

丹顿爵士的头被放置在雕像的双肩中间，脸已经肿胀变形；他的嘴向左扭曲，仿佛正吐出一口痰；他双目圆睁，目光呆滞。奈特感到无比的凄惨。

一时间，这个国际私人侦探公司的侦探几乎要崩溃了，但是渐渐地，急剧膨胀的愤怒最终代替了悲伤。什么样的人才能做出如此野蛮的恶行之？而这样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丹顿·马歇尔惨遭斩首的原因到底何在？爵士是一位公认的大好人，而且是……

“你还没有看到所有的东西，彼得。”波特斯菲尔德在他身后说道，“向前走，看看雕像前的草坪。”

奈特紧握双拳，走下石板台阶来到草坪上。青草摩擦着他套在皮鞋上的纸鞋套，发出“沙沙”的声响，就像指甲在一块黑板上划过。紧接着，他看到了它，震惊地停下了脚步。

在雕像下的青草上，凶手用喷漆画上了五个彼此相连的圆环，那正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会徽。

在这个会徽上，凶手又用丹顿爵士的鲜血画上了一把大大的“×”。



第二章

魔鬼通常会把卵产在什么地方？什么样的巢穴才能孵化出新的魔鬼？又是什么样的毒汁把小魔鬼喂养长大？

我的头脑里总是在思考这些难以解答的问题，当然也有其他的问题。因此，我的头常常会不定期地疼痛，就好像突然降临的疾风骤雨，其间还夹杂着猛烈的电闪雷鸣。

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难免会疑窦丛生，急于提出“你是谁？”之类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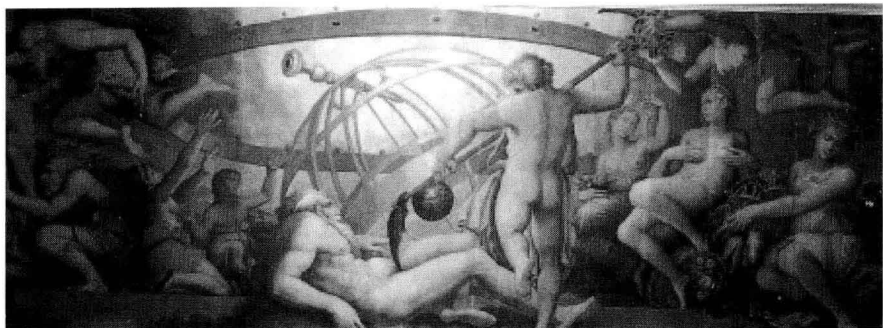
我的真实姓名并不重要，不过为了这个故事的完整性，你不妨把我叫做“克罗诺斯”。在十分古老的希腊神话里，“克罗诺斯”是最为强大的提坦巨神之一，是宇宙的统治者，也是时间之神^①。

那么，我自以为是神吗？

你不必那么荒唐，如此狂妄自大不仅有悖命运的安排，也是对诸神的大不敬。像这样大逆不道的罪行，我是从来没有犯过的。

其实，我不过是每隔一两代人才会降临到这个地球上来的一个独一无二的超人罢了。若非如此，那么你怎么解释在我头脑中开始不时出现疾风暴雨之前，我最初的记忆里就只有仇恨，而我生命中的第一个愿望就

^①在希腊神话中，最早的神是地神盖娅，她是开天辟地时由混沌所生。盖娅生下了天神乌拉诺斯，并同他结合生下了六男六女十二个提坦巨神，其中最小的儿子即克罗诺斯。克罗诺斯用母亲给他的一把镰刀阉割了自己残暴的父亲，并最终推翻了他的统治，成为第二代宇宙的统治者。克罗诺斯与自己的妹妹、另一个提坦巨神瑞亚结合，先后生下三男三女，其中最小的儿子就是主神宙斯，即罗马语中的朱庇特。克罗诺斯的父亲死前曾经预言，克罗诺斯最终也将被自己的儿子所推翻。因此，为阻止预言成为现实，克罗诺斯先后吞食了自己的五个孩子，只有宙斯幸免于难。宙斯长大后在祖母盖娅的帮助下，用呕吐药迫使父亲克罗诺斯吐出了吞进肚里的两个兄长和三个姐姐，并同他们一起经过10年的战斗推翻了父亲克罗诺斯的统治，成为众神之王和宇宙至高无上的统治者。



克罗诺斯用镰刀阉割了自己的父亲

是杀戮？

说实话，在我生命的第二个年头里，我就开始意识到了什么是仇恨，仿佛仇恨和我就是一对孪生的精灵；当我还是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的时候，仇恨就从虚无之中诞生，并深深地植入了我的躯体。在我出生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遭人厌恶的怪物，所以我才被扔进了一个塞满破布的箱子中，弃置在一个房间的角落里。

后来有一天，我在本能的驱使下开始从箱子里往外爬，居然因此而获得了自由。而就在这次艰难爬行的过程中，我顿悟了：我不仅仅是仇恨的化身，我同样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人。数日来，我忍受着饥渴的煎熬，赤身裸体地遭受着寒冷的侵袭，独自一人熬过了一个又一个小时。人们在我身旁来来往往，却没有一个人为我洗去满身的污垢，没有一个人愿意把我从地上抱起来，就好像我是一个降临在人世间的外星怪物。也正是那个时候，我心中萌发了我此生中的第一个愿望——我要杀掉他们所有的人。

在产生这个冷酷愿望很久很久之后，我才得知我的父母都是吸毒犯，是瘾君子，他们根本没有能力抚养一个像我这样优越于常人的超人。

4岁的时候，我趁母亲昏睡不醒的时候把一把厨房里的切菜刀深深地插进了她的大腿里。后来，一个女人来到我一贫如洗的家里，把我从亲生父母身边永远地带走了。他们把我带进了一个新的家庭，强迫我同其他一些被遗弃的小魔鬼生活在一起，而那些小魔鬼也都是内心充满了无限仇恨的人，除了自己他们不相信任何人。